



谈数

# 安分致祥

□ 钱杰

当年曾国藩做人,齐家,治军以“八本”“三致祥”为座右铭。八本曰“读书以训诂为本,做诗文以声调为本,事亲以得欢心为本,养生以少恼怒为本,立身以不妄言为本,居家以不晏起为本,做官以不要钱为本,行军以不扰民为本”;三致祥曰“孝致祥,勤致祥,恕致祥”,而“安分”可谓“孝勤恕”的共同底色,“安分”最难得。这个“安分致祥”的话题乃由央视热播的开年历史大剧《太平年》引起。

话说那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分裂混乱的时期。自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后,中原地区先后存在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。中原之外,还先后有前蜀、后蜀、南吴、南唐、吴越、闽、南楚、南汉、南平、北汉十个割据政权——可用顺口溜“吴唐吴越前后蜀,南北两汉闽楚平”记忆。

赵匡胤、赵光义兄弟“陈桥兵变”建立北宋后,按照“先易后难、先南后北”的方针,依次对残余的后蜀、南唐、南楚、南汉、南平、北汉等割据政权发动统一战争,并于979年最终取得胜利,结束五代十国时期。这个统一过程不用说也是一个军阀混战、民不聊生的时代。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悲惨时代里,由钱鏐建立的江浙吴越国(公元907—978年),历三代五王,钱氏不间断的统治时间跨越整个五代十国时期,却保持了难得的相对稳定的状态。特别是最后一代领导人钱俶,遵照祖父的遗训,“度德量力而识时务”,不仅倾力出兵,御驾亲征协助北宋了南唐关键一役,加速了统一进程,更遵循“重民轻土”理念,于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(978年)“纳土归宋”,率亲王族三千余人赶赴开封,面见皇帝,俯首称臣。一同献给宋朝统治者的礼物是:所部一军(指安国衣锦军,即今杭州市临安区,是钱鏐的诞生地。“军”是五代至宋行政区划名)十三州,包括八十六县、五十五万户富庶百姓和十一万精壮军队。

钱俶以委曲一己的代价,不仅保全了宗族,更保全了江山社稷,让锦绣江南避免了一次铁马金戈、血雨腥风的践踏蹂躏。北宋著名诗人苏轼曾评说:“其民(指吴越百姓)至于老死,不识兵革,四时嬉游,歌鼓之声闻,至今不废,其有德于斯民甚厚。”

钱氏王族站在历史重大转折点上所做的委曲求全、免刀兵这一睿智选择,让江南人民世代感念。

这一睿智选择来自钱俶等吴越君臣对开国之主钱鏐“安分守己、善事中原”立国原则的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。

当然钱鏐本人当初可不是一个安善良民。寒微出身的他是一个武功高强的私盐贩子,江湖游侠,地方军阀,于唐末乱世中身经百战,挣下东西两浙一军十三州这份家业。所谓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。

在刀头舔血,出生入死的艰险创业中,这个混世魔王目睹一个个王朝更迭如走马灯,生灵涂炭如世界末日,不禁看花了眼,斗寒了心也吓破了胆,思想发生重大转变,渐渐讨厌动辄谈兵,言必征伐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“民本”思想生根发芽,开花结果。钱鏐常说:“民为社稷之本。民为贵,社稷次之,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。”

四川(前蜀)、淮南(南吴)、岭南(南汉)、闽南等地统治者先后建国称帝,都自钱鏐这个老牌军阀吴越称帝。他笑道:“这些人自己坐在炉炭中,还想把我也拉到上面。”钱鏐虽然拒绝了他们的劝说,但各国君主仍然都像对父兄一样对待他。

他不仅自己称帝,反对其他强藩称帝,而且谆谆告诫子孙要恪守“臣”节,要“善事中国,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”,“如遇真主,宜速归附。”吴越国71年的统治中,始终依靠中原各王朝,尊其为正朔,不断遣使进贡以求庇护。

钱俶跑到开封当面向宋朝皇帝投降后,觉得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尊重忠诚,回到杭州,把上朝时的正位空出来,每次朝会,自己只坐在一边的偏座上,群臣不解,他厚着脸皮说:“神京在北,真龙天子的容颜如在眼前,我坐在这里,就像陛下坐在正位上一样。”这还不够,给宋朝皇帝上贡时,他都是让人把所有贡品先摆在庭院里,焚香礼拜后,再郑重地重新打包包装好,送到东京汴梁,其肉麻有趣,一至于斯。但效果的确很好。赵宋王朝倒也没还识破。

与后蜀孟昶、南唐李煜等其他几个亡国之君都不是太好的下场相比,钱家爷们儿的深谋远虑显得性价比格外划算。

钱俶的儿子钱惟演,随老爸降宋后,曾做到枢密使和工部、兵部尚书这样的大官;钱俶的孙子钱晦,娶了宋太宗的外孙女(万寿公主之女),官拜牧副使;重孙钱景臻,娶了宋仁宗之女庆寿公主,官至少师、节度使,封康国公……

北宋初年编写的《百家姓》第一句就是“赵钱孙李”,赵氏为帝,自然他家在第一位,而“钱”姓排在第二位,真不容易。

“能改过则天地不怒,能安分则鬼神无权(无权,即不能侵害)。”这是《钱氏家训》中的一句话。这部“家训”是钱鏐留给后世子孙的宝贵精神遗产。其中名言警句颇多,如: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,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;小人固当远,断不可显为仇敌,君子固当亲,亦不可曲为附和;聪明睿智,守之以愚,功被天下,守之以让,勇力振世,守之以怯,富有四海,守之以谦……都是钱鏐的成功心学,更是劝人向善,全家保身,期待海宇清平的好话,核心是“安分”二字。

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歌颂我们这部“家训”:临安旧事话凄凉,一粟赢来两浙州。弭武听凭朱铁铸,崇文尽享锦弦悠。烟消王气家犹在,雾散浮名脉正稠。追溯千年昭日月,贤良代盛著春秋。婆留,是吴越王钱鏐的小名,冯梦龙《喻世明言》第二十一卷《临安里钱婆留发迹》:钱鏐降生前,异象环生。他爸爸钱宽是杭州一介平民,甚为恐慌,以为是不良之兆,就想溺妻以绝后患。邻居王婆(好像哪儿都少不了这王婆)闻讯赶来,劝说钱公留下孩子,遂起小名婆留。婆留,是我们这位老祖发迹之前当私盐贩子时善美的兵器。

千百年来,海内外钱氏后人多能守此家训,故枝繁叶茂,代出俊逸之才。

文荟

# AI是一块“魔毯”

□ 潘采夫

道哥一早起来,正补落下落的寒假作业,听完阿森纳获胜,道曼打进制胜球,曼城踢平,今年英超大局已定的消息,闷闷不乐半晌说:“今年两大梦想碎了一个,我得赶紧化悲痛为力量,备战我的中考,只剩不到100天了啊老叔!”道哥望着桌子上的题海深吸一口气,再缓缓吐出来,嘴里念念有词:“大家都是‘道’字辈的,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。”

平心而论,道哥是比较爱学习的,无奈他是足球俱乐部的青训队员,每天放学后坐地铁去训练,回到家还得写作业,周末踢球,寒假还要封闭集训,平均每天比同学少学四个小时。“老师没空见,爸妈不会做,我很难啊叔叔,快帮我解这道大题。”道哥扔过来他的卷子,前面倒写了,最后两道大题白净得像下雪,我接过卷子一看,眼前一晕,不愧是顶级中学,把学生当陈景润培养。

思考题我是真不会,好在有备而来,让道哥拿出他的手机,打开某包,点进底部功能栏的“某包爱学”,选择提问收到百科问答/拍题文字讲解后点击“试试1v1互动讲解”。道哥点进去喇嘛几下,连声说会了,拿过手

机,卷子铺好,手机举起,对准最后一道空旷如清晨马路的思考题拍照,片刻之间,答案和解题思路给了出来。道哥看了一会儿,开始跟某包聊天,“豆哥不错啊,还有没有简单的解题思路?”听完语音指令,某包爱学又秒回一次答案,并且化身一名数学老师,用语音讲起解题思路,以及如何举一反三。

大人在一旁有点发愣,吃惊于孩子们掌握新工具的迅速,某包爱学除了核心的AI老师功能,还有作业批改,AI错题本、知识问答、作文辅导。有了这些“武器”,经常气得暴躁如雷的家长,摸碎了心的老师就省心了。

我问道哥,AI教数学物理很拿手,那都是标准答案,文科也能这样学吗?道哥说中考考历史,他试试政治,随即发出指令:“某哥,我关于法律的部分学得不好,请你帮我总结提炼出主要知识点。”手机里瞬间出来一篇文章,把书本上的知识梳理得明明白白。

大概半个小时工夫,卷子改完了试卷上的错题,吃透了最后两道思考题的解题思路,快速温习了一篇课文,甚至有闲问某包,曼城的夺冠概率还剩多少,某包给出一个欲哭无泪的24%。他吃过早餐,跟我出门去

球场训练,妈妈答应他,以后可以多一点时间用手机,他们寄希望于通过AI这种新手段,让儿子能够学会自学,利用中考最后三个月再冲刺一下分数。

这个当然很有可能,想想看,孩子相当于有了一个永不疲倦的老师,陪伴孩子一起学习,不仅能讲透知识,还能启发思考,也就是说,它能够激发他们主动思考,主动获取知识。尤其难能可贵的,是这位“老师”有无限的耐心,24小时待命,能接住孩子的“碎碎念”,能化解孩子飘忽的青春情绪,温柔、博学地跟孩子沟通,能用方言,能开玩笑,帮他们提供解题思路,为他们批改作业,分析错题,辅导作文,还能随时随地进行知识问答。要知道孩子的好奇心是无穷的,有这样的理想的“老师”存在,他们的学习和知识精进到什么地步,这个想象空间太大了。

虽然是为了偷偷向大侄子推荐某包爱学,但他的自然接受和得心应手的使用,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

减少教育差距,实现教育公平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和难题,也是每年两会代表的探讨内容,大城市和小城市,城市和乡村,学校的

软硬件,老师的水平,家庭的成长环境,父母的习惯,学生的视野,学生的社会化程度,如果每个方面都有大大小小的差距,综合起来就是教育的鸿沟。我出生的村子的小学和中学也都盖了楼房,但学生已经寥寥无几,他们离开农村,投奔了更有希望的城市。

但现在有了AI作为工具,按照我国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程度,学生的家里有一部智能手机,这在绝大部分家庭是已经实现了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,当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,借助某包这样的AI产品,就可以自行学习了,因为某包成了他(她)永不缺席、时刻陪伴的全科老师。

于是,那些智商高的,天赋高的,热爱学习的,胸怀大志的,试图走出落后环境,不喜欢被校园约束的,愿意自学的学生,AI将是送给他们的一块“魔毯”,给他们插上隐形的翅膀,在大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腾空而起,振翅高飞。

所以我感觉,在不远的未来,AI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平等,自学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学习方式,终身学习将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。变革将无处不在,这是真的。

跋履

# 玛多,那一夜野风无边

□ 徐剑

黄河沿其实离玛多县城也就几公里路。伫立于高速公路边,远眺浩浩汤汤的黄河渡口,历史的暮霭散尽,晚云波如镜,野渡谁横舟。唐蕃驿道的驼铃声早已从风中消失,摆渡人也不知何处去了,谁还会再来喊人过渡呢。黄河沿与袁草、夕阳为伴,最后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标识牌,在野风尖啸中守望千年。

大河平原远。彼时,斜阳正浓,宛如番茄汁打翻了,在天际与河上镀上了一层金。野风晚来急,景色虽美,可是在人天穹下,禁不住高原的晚风吹拂,衣服鼓荡,脸似刀割一般。都说玛多是一个风库,初至,便领略其厉害了。返回车上。今晚住在玛多小城,据说像样一点的宾馆很少,最近各方来人多,去晚了,恐难有栖身之处了。

踏着落日进城,车行了一段,高速路中间的隔离带不见了,成了宽阔的大道,一个个巨大的广告牌,高悬于路旁,昭示离县城不远了。

玛多,在藏语中“玛”为玛曲,即黄河,“多”为河流聚集的地方,亦有译为黄河的源头的。在《新唐书》里,“玛多”一词未必是驿站,它成为县治的时间很晚。1957年从达日县与甘德县析置而成一个新县,现辖玛查理镇、花石峡镇、黄河乡和扎陵湖乡,地广人稀,仅有一万四千多人,在高原上行车百里难见人烟,海拔平均在四千五百米。

车入玛多,他一眼看过去,便感觉到此地并不适合人居住。四野无雪山相拥,更高高山之脊可建,空旷无边,一望莽莽,择一处低凹处而建县治,东西南北风,从穹窿四野吹过来,雪雨落天庭,无遮无挡,等于在荒原上建了一座孤城,随时都会有被罡风裹挟之险。

其实,玛多县城,不啻北方的一个小集镇,只有一条南北大街,两边盖了些房子,且鲜见商业店铺。车子在一家私人宾馆门口停下,临街砌有高高的台阶,门前焊了不锈钢的防风玻璃栏,门朝西边开,显然是为了遮蔽高原的风雪。他们从车上搬行李,提着大箱子,爬上四五级台阶,入顿时气喘吁吁了。进门,不见大堂,只是楼梯间旁边的一间房,窄得让人有窒息感。高高的柜台前,站着一个伙计,露出半截身子。办完登记,房间在四楼,一问,却无电梯。行李箱得自己搬上去,第一个台高二十多级,不算高,以一个老兵的体魄,竟然一鼓作气冲上去了。再上另一个台二十多级,提着箱子往上走,便大口

大口地喘粗气了,这才是二层啊。每个人都有行囊,冲击第三层,好在还有几分余勇,虽艰难,憋足一口气,提着箱子便往上冲,爬三级台阶,就歇口气,然后一步一步地往上挪,真的是三而竭。

他不知道如何一步一步挪上四层的,总之,心跳到了嗓子眼,脸色通红,大汗淋漓,爬到了四层楼梯口,恰好有一个沙发摆在过道上,他一屁股坐下,头晕目眩,眼冒金星。进房间一看,一个套间,里间两张床,外间三张床,而洗手间又设在里面,两家人都有女眷,睡觉和出入皆不方便。可是玛多就是这个条件,若不住,就得睡大街。

心安吧,有一张床安身就是幸事。住宿落定了,看表,离晚饭尚早,可以躺在床上小憩。此时,他最渴望房间摆一大钢瓶医用氧气。从海拔之地,如入生命禁区,若遇缺氧反应,最好的解决之道,就是吸氧。躺在床上吸一夜氧,觉睡好了,第二天满血复活。

天有不测风云,在房间蜷居半小时,野风从昆仑吹来,雨云从鄂陵湖,扎陵湖飘过,尽管玛多县城还有数十公里,可它一直浮游于黄河上空。冷气流一吹,云卷雨来,玛多顿时变天了,居然下起大雨,今晚能睡个好觉,同行人问何故,都说高原难眠,他说空气湿润啊。

地上已经湿了,街两边门前地面没有硬化,多为湿地,司机说开车送他们过去,当地

人说,就不远,就几步路,不必驾车了。于是,他们纷纷将冲锋衣帽拉起来,遮住头上的冷雨,以防淋湿头发。患感冒,那是高原大忌。

往生态园走去,他们走进一处“森林”餐厅,偌大一个玻璃空间,种了许多盆景树,还有花草,树都长不高,这是温室里的树。在青藏高原,超过海拔四千五百米的地方,是种不出树的。20世纪70年代,那曲地区曾重赏群众,谁种活一棵树,奖十万元。结果这笔奖金,四十年未有人领走。玛多亦然,生命禁区里的树是种在玻璃空间的。

青藏高原的天黑得晚,吃过晚饭出来,才暮霭沉沉。雨未出现晚霞,天阴沉沉的,罡风从八荒之域吹过来,四面围城,房顶上的广告牌被吹得咣咣响,街道上一片天昏地暗,街灯像一只炒豆虫,闪着点点光亮。风掠城冷,野风像个游神一样,在黄河源头蹒跚独行,背上插着风马旗驰骋而来,在玛多城街衢上窜过。朔风掠走了小街尚存的暖意与人气。这一刻,他蓦地明白,这大荒上掠过的罡风,恰好是玛多乃至青藏高原上,最不宜人类生存的原因了。

可是一代代牧人却在这天荒地老中生存了千年。黄河沿,玛查理,狂风如狮吼。那天晚上,他枕着玛多一夜无尽的野风,睡得特别深沉,一改多日的失眠。而别人,却吸完了五瓶氧立得,还在床上辗转反侧……

后窗

# 一个射手写另一个射手

□ 魏新

尽管都在济南,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路也老师了。

或许,也没有好多年,前年,还是大前年,在一次座谈会上,我和路也老师见了一面,她来得最晚,走得最早,会中,交头接耳说了两句,也可能没说,是走后的微信,她说急着回去给研究生开题,所以才迟到早退。

路也在济南当大学老师,没教过我,但我不能称她为老师,也一直将她当作老师。我刚开始写诗时,就在文化东路的三联书店见过她的诗集,书名叫《心是一架风车》,绿灰的封面,里面很多诗我都特别喜欢。印象中定价不低,对当时的我来说,至少能买一盆水煮肉片加一盘酸辣土豆丝,甚至还能再来瓶“黑豹”,所以我没舍得花钱买诗集,但只要去那里,就会在书架前翻着读几首,整本书至少读了两遍,总算有一次,我下定决心,准备拿着书去付账,腰里刚配的BP机响了,赶紧出去回电话,现在想来,没买路也那本诗集,这笔账应该算在同学身上。

在那本诗集之前,我还读过她的一篇散文,题目大概是《怀念让1997更加漫长》,也可能是1996年,或1995年,反正就那几年,如今在网上也搜索不到,文章或许有些煽情,但字里行间弥漫着那种透明的怅惘,像第一次听到校园民谣那样,一下就击中了我正青春的年纪。

毕业后,我也有幸成了一名青年诗人,在济南结识了几位诗人朋友。包括正在家准

备考博的马知遥,得知他和路也很熟,我就厚着脸皮要请路也吃饭,好像是在一个茶馆,我把自己写的诗打印出来,一页页拿给她看,她没表扬,也没批评,只是叹了一口气,说你们看看,在这里喝茶的人,谈的都是挣钱的生意,只有咱们,竟然还在谈诗。

的确,那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,那时的婚嫁启事上写的都是收入和住房,不会再列爱好文学。用路也的诗来形容,文学“已沦为阑尾”,在身体里不仅毫无用途,说不定还会发炎。但那也是我对文学狂热的时代,我深知其不能成为生计,解决不了任何的现实问题,但依然无法阻挡内心的热爱,一直到今天,即便没什么收获,也不后悔,因为在无数个黑夜,文学就像一道光,把心照亮。

再来,我到报社工作,有次,路也获得了华文学青年诗人奖,要去福建晋江领奖,领导安排我跟着去采访,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,送我们去机场的司机是个新手,临行前,拿着一张地图研究半天,看似琢磨透了才出发,我和路也坐在车上,一直大聊诗歌,也聊星座,我俩都是射手座,不知过了多久,突然看到高速的显示屏,前面就是邹平了。

那天发生的事真让人后怕,为赶上航班,路也让司机从前面找个路口调头,我们则从高速上直接下车,走到路对面,站在边上拦车,呼啸的车流从我们眼前飞过,没有车停下来,最后,路也大声哭喊起来,声音比诗歌还具穿透力,似乎要和这个世界同归于

尽,终于,一辆中巴靠边停了下来,把我们拉到了遥墙机场。

这件事成了那次华文青年诗人奖的段子,谁见了路也都要讲一次,还好,没有耽误领奖,当然,就算达到或者缺席,这个奖也是要给路也的,她也不会太在乎奖本身,如她所言“我的诗歌与我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,而与功名成就无关,与流派无关,与写作抱负无关,就像女人做针线活一样,于我只是一种日常状态。”所以,路也当时那么着急,只是根本没有想那么多,而是大脑一片空白,出于本能爆发了一种绝对的力量,好的诗人,是需要这种力量的,这也是我写不好诗的原因,有一年我去武当山,临走时,送我去机场的朋友上错了高速,眼看要误机,我说,没关系,慢慢开,实在赶不上,说明武当山不想让我走,那我就再多陪陪这座山。

那次路也获奖的是《江心洲》系列的组诗,其中有一首《木梳》,被许多人传颂,尤其是最后两句:“我是你云鬓轻挽的娘子,你是我那断了仕途的官人”,记得谢冕教授说过:“这个‘断了仕途’好啊,‘断了仕途’,才品出爱情的味道。”

有可能是陈超老师说的,陈超老师是著名的诗人、评论家,举止文雅,谈吐幽默,那次采访中,我一直拘束,他常主动找我聊天,后来我回到济南,给他寄诗集,他还专门打电话鼓励我。九年后,陈超老师因严重门的抑郁症跳楼自杀,我得知噩耗,悲痛莫名。

说起来,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,后来的二十多年,和路也也没见过几次。济南的文学活动,她几乎不参加,也没人邀请我参加,所以没什么机会遇上。但她的诗和散文,我还是常看到,包括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集《天空下》,和之前相比,路也的诗又辽阔了很多,这种辽阔,或许来自她走了更多的路——

“给悲伤装上轮子,就这么一直开下去吧”

“给孤独装上引擎,就这么一直开下去”

“给苦闷装上底盘和车身,就这么一直开下去”

“这人生不会太久,不必拐弯抹角,要笔直向前”

“像这穿过沙漠的高速公路一样”

曾经,我刚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时,路也在书评中写:“当一个人的才华不仅仅是横溢,而是达到了肆虐和猖獗的地步时,肯定就会让人感到他身上散发着异端和歪邪的气息了。”我不知道是在夸我,还是在夸我,反正,就是在夸我。

最近看到,路也老师又出了本散文集《两个女子夜晚饮酒》,书还未见,只看到介绍中有句话,又让我深以为然:“用一杯杯酒压住中年的苦闷,用酒瓶子做镇纸,压住前半生。”